

藝術與醫學(7)

畫家高更是否罹患梅毒？

文・圖／張天鈞

大溪地的旅館內擺著一本書，打開第一頁，上面寫著：「聖・奧古斯丁曾說：『世界是一本書。不旅行的人，只讀了一頁。』」

2001年8月，我到巴黎，請飯店幫我租了一部車，一個會講英文的法國司機兼導遊，帶我到巴黎近郊去玩。當時我去了音樂家拉威爾的故居，也到過睡蓮畫家莫內的吉維尼花園、巴比松畫家米勒的故居，並到奧維，也就是梵谷自殺前畫圖的地方。面對著梵谷和其弟弟思奧的墓地，奧維教堂、以及大片的麥田，我突然想到曾跟梵谷在法國南部阿爾一起畫圖，命運一樣淒慘的高更。當走下奧維教堂的階梯時，導遊問我，你下一個旅遊目的地想去那裡，我毫不猶豫的回答道，去大溪地尋訪畫家高更的足跡。回來後就完成了一件作品，《My vahine》（油彩畫布2006，65x53 cm〔圖1〕）。Vahine 是大溪地語，「女人」的意思。至於花，戴在哪邊，可就有學問。花戴在右耳，代表未婚。花戴在左耳，代表已婚。花戴在雙耳，代表已婚，但仍可交往。花戴向耳後，隨時等待著您。

高更（1848-1903）

雖然生前的行為頗令人爭議，但在死後一百多年，在大溪地、全世



圖1：尋訪高更足跡所至之處大溪地後有感而作《My vahine》（油彩畫布2006，65x53 cm）。

界，高更都已十分出名。在大溪地島的巴蓓蒂市中間，垂直著港口，銀行旁，有一條保羅高更街。而在島的南端，更有高更博物館。2003年，高更逝世100年，在大溪地及其島嶼博物館，更舉辦了「哈囉，高更」的紀念展。

高更於1848年6月7日出生於巴黎。父親是共和黨員和政治專欄作家，支持拿破崙的對手。1848年12月，拿破崙當上總統。他父親為了怕政治迫害，與家人搭船至太太的娘家秘魯，但在船上意外摔傷而死。高更人生的前六年就在秘魯母親的娘家度過。17歲時到商船當水手，第一次航海是坐1200噸的船「路奇塔諾」號，從法國北部Le Havre港到巴西的里約熱內盧。

20歲時（1868年），他當海軍，搭「Jerome-Napoleon」的船艦，在三年中，航經地中海、黑海和北海。

高更隨後在貝赫丹證券行上班，做得很成功。25歲時與丹麥女孩梅蒂·蘇菲亞·嘉德結婚，生了五個小孩。有空則與畢沙羅學畫，並收集當時畫家的作品。1882年1月，里昂銀行和全國聯合銀行因涉及投機和舞弊案倒閉，證券市場裁員。高更於1883年1月只好離開證券行，於1885年，拋棄了家人，開始全心於繪畫。

他為了減少生活費的支出，到法國西北部布列塔尼、巴拿馬和馬丁尼克畫圖。1889年在巴黎有17幅畫作展出，雖然受到認同，但卻一張作品也沒賣出去。他的妻子與小孩則住在丹麥，受娘家的照顧。而梅蒂則以翻譯法國小說和教法語維生。

1889年，高更看到當時法國巴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出版的《法國殖民地圖集》第四冊中的大溪地，再加上《羅遜的婚禮》這本小說，促使他成行。書中描述英國軍官羅遜與14歲的大溪地少女的愛情故事，讓高更認為「大溪地是少數幾個可以自由自在的在樹林裡，在枯葉和蕨類鋪成的床上睡覺，用纏腰布當棉被的國家。」

後來高更受到政府的經費補助赴大溪地畫圖。高更赴大溪地前寫信給梅蒂說：「這一天即將來臨，那時候我將在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，把自己隱居在樹林裏，過我快樂而寧靜的生活。遠離我的家庭，擺脫為金錢而奮鬥的歐洲。在大溪地那可愛的熱帶黑夜的寂靜中，傾聽自己心跳低迴的旋律，與四周神秘的生物和諧的相愛！的確，到最後我真的可以揮去金錢的煩惱，自由的愛，自由的唱，自由的死去…。」

1891年4月4日，高更從法國馬賽港搭船出航，1891年6月9日抵達大溪地巴蓓蒂，並接受法國殖民地官員的迎接。由於巴蓓蒂太殖民化，與他心中期待的原始

自然相去太遠，因此先住到離巴蓓蒂西邊21公里的佩亞（Paea），1891年9月，他再搬到大溪地南端，離巴蓓蒂45公里的馬泰亞（Mataiea），並與大溪地少女蒂呼拉（Tehura）同居。在那兒，他將每天的生活捕捉到畫布上。頭兩年，他完成了60張圖畫，數百張素描。

1893年8月，他拋棄蒂呼拉回法國，就如同他在《Noa Noa》一書末尾中所寫的古老毛利人情詩：

「徐徐的南風和東風啊！
你溫柔的在我頭上吹拂，
趕快到鄰近的小島去。
在那裡你可以找到他心愛的小樹，
他佇立在樹蔭下，
那個拋棄我的情人啊！
告訴他…
你早已看到我在風中哭泣。」

但高更回到法國的展覽，並沒有得到好評，銷售也很糟，大家認為他用色古怪，形象大膽。

他在歐洲停留了數年，並完成了《Noa Noa》一書。主要描寫在大溪地兩年的故事。全書65頁當中，有20頁描寫大溪地的傳說、古文化和神秘的宗教，可是被認為抄襲自1837年，J.A. Moerenhout出版的《太平洋大洋洲島嶼的航行》，以致有些瑕疵。

本來他期待回來可以因為畫展成功出

名，再和梅蒂及家人團圓，但圖畫銷售很糟，致使他將作品公開拍賣，籌錢再度回到大溪地。在航行2個多月，經由蘇伊士運河及紐西蘭的奧克蘭，終於在1895年9月9日抵達巴蓓蒂。但大溪地少女蒂呼拉已和他人結婚。

隨即高更搬到大溪地西邊，距離巴蓓蒂12.6公里的波那文（Punaauia），蓋了一個傳統的橢圓形的茅草屋，用竹子做支架，椰子葉做屋頂。房子在道路的旁邊，一邊面向著美麗的山。

高更原來波那文老布魯姆路（Old Broom Road）的房子位於從巴蓓蒂西邊算起12.6公里的地方，在那裡住了幾年。後來因地主的繼承人要賣土地，就把房子拆了。他後來住的新家是木造的，畫室較大。

1897年1月19日，高更最疼愛的女兒愛蓮，因肺炎去世。他寫了給梅蒂的最後一封信：「我的女兒走了，我再也不喜歡上帝…。他的墳墓和墳上的花朵不在那裡。她的墳墓在這裡，就在我身邊；我的眼淚才是她的香花。」

由於萬念俱灰，高更準備自殺，死前想留下人生的總結，1898年1月完成了油彩畫布139.1 x 374.6 cm，波士頓美術館的「我們自何處來？我們是何許人？我們要往何處去？」（圖2）的巨作。圖上方即是從波那文看過去的茉莉亞島。1898年2月11日（50歲），高更服砒霜自殺未遂。



圖 2：這幅波士頓美術館典藏巨作，名為「我們自何處來？我們是何許人？我們要往何處去？」，出於喪女之痛的茫然若失。

1901年，他再搬到大溪地東北方1000公里左右的馬奎薩斯群島的海華·歐亞島（Hiva Oa），在那裡的最大城市安杜拉（Atuona），蓋了一間歡樂之屋，引起主教的不悅。雖然健康狀況不佳，高更仍畫了很多精彩的作品。

1903年5月8日早晨，高更心臟病發作，孤單的死在安杜拉。當地居民將他草草的埋葬，墓碑上面簡單的刻著「Paul Gauguin, 1903」。這裏亦是很有名的比利時作曲家和歌者Jacques Brel（1929 -1978）的安息地。

1906年，巴黎舉辦了高更作品回顧展。由於他在南海（大溪地）不尋常的生活，使他在收藏家的心目中是一個具有醜聞的人物，對他產生野蠻原始的印象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國情報員，作家毛姆（Somerset Maugham），於1916和1917年間，探訪了南太平洋的數個島嶼。大溪地的旅行，提供他高更生活的資料，做為他的小說《月亮和六便士》的素材（月亮代表藝術的創造，六便士代表金錢，亦即世俗的物質），於1919年出版。有一個評論家說「這本小說是對一個渴求創造的人（高更）的研究，令人難忘。這個人（高更）即使耗掉他自己或別人，也在所不惜。」

2002年夏天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做了一次大型的高更作品的展覽，名為「異國風味的誘惑：紐約收藏的高更作品（The Lure of Exotic: Gauguin in New York Collections）」，遠超過高更本人在巴黎、布列塔尼和法國南部阿爾的展出作品數。

2003年，為紀念高更逝世100年，在大溪地及其島嶼博物館舉辦了「哈囉，高更」特展。

2004年春天，波士頓的藝術博物館展出「高更，大溪地」，後來作品移至紐約展出。

高更去世前一個月致友人：「我的一生，或顛沛，或從困頓中站起，或再度倒下，命運就在這三者間迴轉。」

雖然生前人們對他的作品多所爭議，100年以後，不管大溪地人喜不喜歡他，高更與大溪地，卻永遠緊密的結合在一起。

高更的作品

我很喜歡高更的作品，可是只有到過大溪地，才更瞭解他在畫什麼，為何這樣畫，以及題目為何這樣設定。例如這張《哈囉，瑪利亞1891》（圖3：Ia Orana Maria 1891 油彩畫布，114 x 88公分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），若不曉得大溪地的打招呼「哈囉」叫做「Ia Orana」，就很容易直接翻譯為「伊阿歐納那 瑪利亞」。



圖3：《哈囉，瑪利亞1891》這幅高更的作品命名取自大溪地語言Ia Orana Maria。1891油彩畫布，114 x 88公分，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。

高更的顏色並非真正反映大自然的顏色，自然只供參考。他也考慮顏色對比的使用，一張圖畫中，使用了對比色，看起來就會比較鮮明強烈，這和梵谷的話不謀而合：「春是柔和的——嫩綠的麥苗和粉紅的蘋果花。秋是黃葉和紫羅蘭色調的比照。冬是映著黑色側影的雪。又若夏是海的藍對抗著小麥的橙色，那麼筆下的圖畫，

便得用各種互補色（紅與綠、藍與橙、黃與紫、白與黑）來表現季節的變化氣味。」而應梵谷弟弟思奧的邀請，高更曾到法國南部的阿爾，與梵谷共同在那裡作畫一段時間，也許因此互相影響吧！

大溪地人對高更的看法

這裡的原住民，不喜歡高更，認為高更占大溪地小女孩的便宜，還讓外國人誤以為大溪地的女人，很隨便就跟人上床。

高更的死因

在死亡診斷書上我們會有直接死因和間接死因，就像這裏寫的高更因心臟病發作，孤單的死在安杜拉。雖然一般人認為高更主要因梅毒而死，也就是說，過度飲酒，不當的飲食，再加上使用過量的嗎啡來治療梅毒，才導致心臟病發作而死。那麼有何證據說高更罹患梅毒呢？事實上高更的後代反駁，再加上從高更的居住地找到他的牙齒，經過科學分析，也找不到梅毒的證據，因此是否罹患梅毒成迷。

高更：愛在他鄉

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下午三時，和內人到國賓長春看電影《高更：愛在他鄉》，這是由法國奧斯卡影帝文森卡索主演高更的電影，雖然內容與上述的歷史記載稍有出入，但把大溪地島當時的景象，精彩的描述出來。

結語

現在我們欣賞高更的作品，它們的確令人激賞，至於他本人有否罹患梅毒，就待更多的證據，但無法改變他是偉大畫家的事實。📖

參考文獻：

- [1] 張天鈞，大溪地美學之旅。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，臺北，2007。
- [2] <http://www.gauguinegallery.com/gauguins-health.asp>
- [3] <http://hyperallergic.com/111730/posthumous-prognosis-for-supposedly-syphilitic-gauguin-via-his-teeth/>
- [4] <http://www.independent.co.uk/arts-entertainment/art/news/gauguins-british-relative-disputes-artists-notoriety-2191988.html>
- [5] 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Jacques_Brel



張天鈞小檔案

臺大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名譽教授，曾任臺大醫學院內科特聘教授。臺大醫學系畢業，臺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。專長甲狀腺及內分泌學疾病之診治，主要成果有：甲狀腺疾病之細針吸引細胞學診斷及其與預後之關係，甲狀腺眼病變致病機轉及治療，甲狀腺機能亢進症（葛瑞夫茲氏病）遺傳基因研究，輻射鋼筋污染之建築其對甲狀腺之影響，甲狀腺未分化癌再分化方法之研究等。曾任中華民國內分泌學會理事長、臺灣臨床細胞學會理事長。